



生活周刊 × 孟京辉

## 乌镇，就是我们的理想生活

因为乌镇戏剧节，乌镇景区总裁陈向宏为乌镇找到了一条更加符合自己气质的出路。黄磊说，想当年，陈向宏和他、赖声川、孟京辉等几个人单凭一种对戏剧炙热的情，把最初的蓝图像种子一般播撒在乌镇的土地里，慢慢等待它发芽、开花、结果……历史和现代杂糅了乌镇独特的气质，而用孟京辉的话来说，人们之所以爱上这里，爱上乌镇戏剧节，这里有戏剧，有生活，有水乡的小桥流水，山光水色，这种理想和现实的交织，像吹不散的梦境一般，正是所有人向往的理想生活。

Q：作为这两届的艺术总监，戏剧节上的邀请剧目都带着你个人的鲜明风格，你在选戏时有何标准？

A：我是想在乌镇戏剧节的状态里，是不是可以把当代的东西跟这座小镇内在的美实现一种美学对接。当我们做的时候，便意识到不论中国观众，还是外国的专业领域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我们所选择戏剧的某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融合，是一种多样性，是对国际视野以及当代文化的一种尊重。它不是我们自说自话，它必须有所互动，有所交流。把来自世界的当代艺术表现方式，用我们理解的诗意以及我们倡导的生活哲学，能够进入到这座小镇的美学上来。在整体的趋向上，它在承认一种诗意的、自在的生活方式之余，也可以让大家思考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当代哲学。

Q：这是你个人的美学哲学？

A：在乌镇的当下，这种个人的美学因素和整体的美学因素是一体的。我们希望它是国际的、多元化的，是青年的、活跃的，它的产生跟乌镇的水、乌镇的空气乃至乌镇的建筑有关系，除了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还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生活。不论我们身在大城市，还是我们熟知的文化氛围下，人们想把自己放空也好，开始一次人生新的篇章也好，或者希望重新认识自己，它都需要一个独特的环境。我们说到乌镇戏剧节，实现过程都是一些具体细节，但是你却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它的全部，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Q：在乌镇，当代戏剧和小镇美学的融合，如何理解？

A：你在一个山光水色的地方，特别是像乌镇一样沉睡千年的古镇，在这里出现戏曲表演，是很平常的事，这就“顺撇”了。你如何把乌镇荡漾出来的优美的、传统的气质和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艺术气质很巧妙地结合起来，同时又毫无违和感，这就是一件特厉害的事儿了。首先，它需要宽宏大量的心态，有预见性，还要足够勇敢。我们当年在发起乌镇戏剧节之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让乌镇如何和我们当下的生活哲学结合在一起。比如有一个地方，一进来就要穿大褂和旗袍，大家一起共同组成了一场“情境戏剧”，这是我们的当代生活吗？不是。当代生活就是我们很巧妙地把我们的思想、自己的身体和我们的传统嫁接起来。乌镇有这样的潜能。



Q：你觉得乌镇戏剧节和你参加过的其他国际性戏剧节相比，有何鲜明的特征吗？

A：我对当代的、传统的、过去的东西，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走到现在的。当我们想到乌镇戏剧节时，它很多元，它的能量是自由的、随意的，带有一些个人色彩，同时又具有互动性。乌镇戏剧节比起国外那些知名戏剧节，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年轻，年轻就代表着活力，年轻也有年轻的错误和唐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年轻会很勇敢，有热情。在中国，全民缺的就是勇敢。说起来，这是一个勇敢的戏剧节，它不是内容上的、风格上的勇敢，它属于内心的勇敢。我们倡导的并不是戏剧本身，而是一个大的理念，除了看戏，还包括吃喝玩乐带来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的理念。更多时候在戏剧节上，我们抒发的诗意，表达的思想，是想体现中国人在文化上内在的自信。

Q：乌镇戏剧节现在在国际上的辨识度如何？

A：谦虚地说是可以，不谦虚地说就是精彩。最早去参加波兰戏剧节时，一说到自己来自中国，没什么人对中国戏剧有认识。但是慢慢地，再去的时候说到乌镇，他们对待你的目光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目光里有欣喜，说实话中国的当代戏剧不是有多厉害，但至少说明他们在另外一种文化状态之下对你所处的文化状态有所关心。

Q：今年戏剧节的主题“眺”，讲的就是这个世界的眼光吗？

A：我们更要关注世界发生了什么。最近十年或者二十年，世界的当代戏剧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你就算无视它，它也在变化，而你自己也在变化。实现“眺”这个主题，有三个过程，首先你得脚踏实地脚踩中国的土地，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戏剧的文化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在整个坐标系里你是什么概念？艺术家对此要有所思考。第二它要有能量，能够“眺”得起来。所有中国的戏剧和外国戏剧互为补充。第三，眺就是飞翔，而飞翔的目的不是追求速度，而是要有视野，享受自由本身。

Q：你说过，今年的特邀剧目用一个词汇概括就是奇特，你个人怎么定义这个奇特美学？

A：我的概念就是它摆脱了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描摹，用大家都熟知的文学理论语言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现在大家太强调源于生活了，怎样才能高于生活？这个你看到的世界和你触摸到的世界有区别，更多的是进步、想象和精神状态。在这个概念上它是奇特的，超越现实的。